



# 三面间谍

[捷] 鲁道夫·斯特鲁宾格 著

王东海 陶岩丹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 三 面 问 谍

〔捷〕鲁道夫·斯特鲁宾格 著

王东海 陶岩丹 译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25印张 插页2 152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10067·455 定价：1.15元

印数：00001——18000册

L' ESPION  
AUX TROIS VISAGES

Rudolf Ströbinger

本书根据法国CASTERMAN出版社  
1968年法文版译出

## 译者的话

《三面间谍》是捷克作家鲁道夫·斯特鲁宾格撰写的一部历史纪实性作品。它记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烜赫一时的间谍保罗·蒂默尔的冒险生涯。保罗·蒂默尔是希特勒纳粹冲锋队的老队员，与党卫队头子希姆莱你我相称，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亲自领导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属下的一个谍报中心的负责人。他从德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就不断地将有关希特勒作战部署的重大绝密情报报告同盟国，因此于1942年被捕，1945年4月20日在集中营被枪决。

保罗·蒂默尔曾得到包括英国首相邱吉尔先生在内的许多人的赞誉。但从1936年他开始为同盟国充当间谍，直到1966年的三十年之间，人们对他的历史一无所知。

本书以翔实的资料、生动的笔触揭开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间谍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页，真实地再现了保罗·蒂默尔这个纳粹分子、间谍、反间谍三面人物的异乎寻常的经历，本书还记叙了捷克斯洛伐克抵抗组织和反间谍机关、谍报人员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雄业绩。

## 目 录

- 一 一封绿皮信…………… ( 1 )
- 二 施迈克先生大失所望…………… ( 7 )
- 三 接头暗语：阿尔特瓦德…………… ( 12 )
- 四 2426诉讼案…………… ( 20 )
- 五 疑窦顿生…………… ( 24 )
- 六 一封黄皮信…………… ( 29 )
- 七 一个准备中的新行动…………… ( 34 )
- 八 阴霾密布…………… ( 44 )
- 九 进攻开始…………… ( 53 )
- 十 被出卖的国家…………… ( 58 )
- 十一 及时的警告…………… ( 73 )
- 十二 出逃…………… ( 80 )
- 十三 卡纳里斯上将的苦恼…………… ( 87 )
- 十四 海牙之行…………… ( 91 )
- 十五 跨越国界的信件…………… ( 95 )
- 十六 寄到海牙的信…………… ( 110 )
- 十七 入侵荷兰…………… ( 114 )
- 十八 伦敦来电…………… ( 118 )
- 十九 危险的海狮计划…………… ( 128 )
- 二十 市长柏尔先生…………… ( 135 )
- 二十一 秘密方案“巴巴罗沙”…………… ( 140 )

二十二	下特列勃吉大街的枪声.....	( 155 )
二十三	追查叛逆.....	( 168 )
二十四	缩小包围圈.....	( 173 )
二十五	英雄之死.....	( 185 )
二十六	“勒内”其人.....	( 193 )

## 一 一封绿皮信

一位身着灰色大衣的男人，在信箱前停住脚，他耸肩缩颈，神色不安地打量着四周：傍晚的街上暮色沉沉、行人寥寥，家家户户临街的窗子里的灯光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一阵刺骨的寒风袭来，卷起片片脏雪，迎风飞舞。这位男人不由得向上伸了伸衣领，又缩了缩脖子。他把手伸进大衣内侧的口袋，掏出一封绿皮信，用手掌小心翼翼地把有些折皱的信封左上角压平，左右张望了一下，迅速地把信投进信箱。他不放心，又用拳头顶了顶箱壁，打开信箱口的盖子，看信是否落到了箱底。

而后，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疾步走开，就近拐进一条胡同不见了。几分钟后，在火车站大厅，他夹杂在票房前排队买票的人群中。轮到他了，他内心的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温伯尔克。”他简短地说。

“温伯尔克的车要等一小时以后才能发车……。”票房先生无精打采地咕哝着。

“知道了！”穿灰大衣的人打断了他的回话，转身走进车站餐厅，叫了一杯掺了双倍朗姆酒的茶。餐厅里乌烟瘴气，脏乱不堪。尽管外面寒风凛冽，他还是移步来到站台上。

去温伯尔克的火车进站了，旅客们熙熙攘攘，上上下下，这位投信人混在上车的人流中，在一个不准吸烟的车厢



里安顿下来，打量着手举一顶显眼的红色大沿帽的站长。

列车缓缓起动，他从一晃而过的车站站牌上看到“摩斯特——伯吕克斯”几个字。

车厢里冷冰冰的。他蜷缩在大衣里打起盹来。此行对他来说，就象每次踏上回家的旅程，似乎没有穷尽。而温伯尔克并不是这个在寒冬的夜晚穿灰大衣的人的真正故乡。

投入信箱里的每一封信的命运在开始时都是一样的：盖上邮戳，装进大帆布口袋，到目的地后进行分检、送达收信人。后来呢，这些信的命运则不尽相同：有的马人被扔进废纸篓；有的被用一根红带子捆好，一擦一擦地保存起来；有的被随便夹在一本没人看的书里；还有的则被再盖上一个印记，分门别类地存放在文件夹里，信封上还常常被打上“机密”、“秘密”等字样。不言而喻，前面提到的那封绿皮信的结果就属于这最后一类。

这封信的地址是手写的：

“布拉格国防部谍报局”

就在这里，那封绿皮信被打开了。收发处的工作人员先在上面盖了一枚红印章，又用蓝墨水写下了这封信的序号：2130。信的内容非同一般，于是又加盖了“机密”字样！

从摩斯特邮局发来的这封信在谍报局——通常简称〈二局〉——引起了异乎寻常的震动。一个谍报部门收到这样内容的信件，可谓闻所未闻。

“出于某些与你们无关的缘故，本人愿意与捷克谍报部

门进行合作。我能够向你们提供如下情报……”

接着，写信人列举了他可以提供的七个方面的情报提要。其中大部分情报的准确程度，足以使每个谍报官员瞠目结舌。比如写信人声称他可以向捷克谍报部门披露从捷克向德国传送情报的最新途径。还说虽然以后捕获一个德国间谍将会难乎其难，但他却可以告诉他们德国谍报部门在捷克的新机构，每个间谍的姓名、化名、电话号码和居住地址，还可以指出从捷克向德国传递秘密情报的具体地点。写信人甚至还表示可以说出德国间谍所使用的特工器材，并夸口说：如果布拉格知道这是些什么器材，布拉格肯定会为得到有关情报而不惜血本。最后，写信人提出，为了便于为捷克谍报部门工作，他需要一架照相机，并且出于安全方面的理由，照相机必须在德国购买。

接着，他提出了提供上述情报的交换条件，主要是：布拉格永远不要去打听他的真实姓名；他绝不在捷克的领土上会见捷克的谍报官员。他威胁说，一旦发生可能危及他安全的失误，他将立即中断一切合作关系。他对金钱的要求毫不客气，他提出：“我需要一万五千德国马克，不要新币；先付四千马克，因为我急用这笔款还债。”最后他声称，在提供完上述情报以后，他将把这种合作关系中断一年。他毫不含糊地写道：“满一年以后，我会与你们联系，并向你们提供最新情报。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不能为你们长期连续工作。”

这个向捷克谍报机关毛遂自荐的人，希望回信时附上购买相机所需款项和一定数目的保证金，而且复信最迟不要超过1936年2月14日。他强调说：“贵处的复信将决定我的选

径，或把上述情报交给你们，或把它交给法国，概由尊便。”信的落款是“你们的F.M.” 通讯地址：安纳贝格，埃尔茨，战时临时邮政信箱留局自取。收信人：F.M.137。

捷克国防部总参谋部谍报局的法兰基歇克·莫拉维兹中校看完案前这封信的原件和译本，就刻不容缓地召来了他的亲密助手们。

中校有些激动。他本能地感到，这封信非同一般，与以往任何一个间谍的卖身投靠不可同日而语。

“诸位，我们不要迟疑不决。写信人的建议值得考虑，我看应当接受。”

有人举手要求发言，莫拉维兹不喜欢下属打断他的话，便生硬地说。“请说吧！”

“中校，我们不了解写信人的底细。会不会是一个骗局？写信人是什么人？谁也没有把握。我看很可能是德国人在搞鬼！”

莫拉维兹挥了挥手：“我不相信会是德国人搞鬼。德国人不这样干。不管怎么说，目前这个人对我们没有什么坏处。即使他是德军谍报局或德国警察部门的人，甚至是希特勒纳粹的骨干，也无关大局。我现在需要的是情报，而这位先生答应给我的也是情报！”

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吸烟的人们吐出的烟雾在缓缓缭绕。

“先生们，没别的意见了吧？”莫拉维兹询问道，他平静了下来。

与会者一声不吭。莫拉维兹轻轻耸了一下肩膀，漫不经心地用手抹了一下脸。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决定：我们采纳写信人的建议，暂时不要去打听他是什么人，先不去揭这个谜。我强调一下，我说的是‘暂时’，这是考虑到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而说的。我们必须立刻答复这个写信的人。”

说完，他转身对一位身穿西装的人命令道：

“上尉，快去起草一封复信！”他看了一下手表，接着说：“11点30分以前交给我，使用施迈克先生的地址！”

莫拉维兹站起来说道：

“散会！先生们，分头行动吧！”

人们纷纷站起来，离开了他们上司的办公室。莫拉维兹推开一扇窗户，任二月的寒风次进房里来。他在窗前伫立了片刻，眼光俯视着大街。他突然转身到桌前，重新拿起那封从摩斯特寄来的信，一丝转瞬即逝的满意的微笑掠过他的脸颊。

“雪中送炭！”他轻声低语着。

根据这信上的邮戳日期判断，它是1936年2月10日寄到布拉格的。就在同一天，捷克国防部情报处的复信就发往安纳贝格了：

“先生：

我对您的建议颇感兴趣。虽然我并没有得到您的任何保证，但还是按您的要求，随信寄去了所需的款项。如果您不能履行诺言，这些钱可以由您自由支配。如果从今以后，您能够为我们提供一部分情报，那么在三个星期以后，您便可以收到您所要求的全部款项。或许您可以通过邮局寄送情报。

回信地址：布拉格十九区，多斯塔罗瓦大街16号。

收信人：科·施迈克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神秘的写信人到布拉格来，他在多斯塔罗瓦大街16号是找不到施迈克先生的。因为那儿从来没有住过叫施迈克的人。而那条街的投递员每月从谍报局领取一笔酬金，他可以把施迈克的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该送的地方。

事实上，这件事真有些象赌博，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它和发展新的间谍组织的惯用手段相比，真是大相径庭。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所谓冒险，对捷克谍报部门来说，也只不过是花些钱而已。

## 二 施迈克先生大失所望

不，这对施迈克先生来说未免不大公平！施迈克先生对这位F·M言听计从——不仅按要求在2月14日以前及时回了信，而且还寄去了一部分保证金，数目不大，但毕竟履约了。可结果使施迈克先生大失所望。他得到的情报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F·M在回信中告诫他，必须警惕国防部内部。因为捷克情报机构的长官出席巴黎某次会议的消息，没过三天就被德国谍报部门获取。他说他打算与捷克谍报机构合作两年，如果发生意外，他不得不逃离德国时，他希望能把钱存在捷克的某家银行里。此外，他还告知寄去的钱已如数收到云云。

F·M寄来了一份对于布拉格来说并非完全陌生的几个人的名字，这使莫拉维兹稍稍得到了一点慰藉。这些人在德国专门负责对捷谍报活动。他们是德军谍报局的迈耶尔和黑尔姆；负责保安处的党卫队队长柯尔丁；负责盖世太保的党卫队队长施雷格尔；财政部海关总署德累斯顿海关顾问奥里茨博士；宪兵队总部官员；冲锋队及纳粹党州级领导官员。

上述各机构并非密切配合，而是勾心斗角、互相倾轧。自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德军谍报局由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领导。谍报局的地位与日俱增。在德累斯顿，德军谍报局新近启用了诺阿克上尉。他以前负责法国方面的谍报业务，是一位忠于职守，死心塌地的青年军官。F·M还告诉

施迈克先生，对捷克最危险的三个人物是：约斯特，福莱施尔和梯梅尔。F·M在信中最后指出：约斯特和梯梅尔于九月份不知去向，目前有可能在捷克斯洛伐克。

“约斯特、福莱施尔、梯梅尔，”施迈克先生不满意地默念着：“他们是什么人？关于他们的情况，他实际上什么都没说！”

施迈克先生在桌旁坐下来，开始给F·M复信。

他气愤，因为他曾为此表示过极大的热忱。为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这点言之无物的资料吗？这些东西可以说毫无意义。为了向F·M证明他并不怕花钱，施迈克在回信中把给他的钱又增加了500马克。他表示希望与F·M在捷克直接见一面，并可以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施迈克声称他个人可以、甚至准备与F·M在第三国直接接触。

施迈克回信几天以后，就收到了F·M于1936年2月24日寄来的信。接着，施迈克又汇去1000马克。他希望这些钱不白抛出去。他梦寐以求的不是情报的数量，而是他们的质量！

保存在档案中的上述信件的副本上，附着一张写满奇怪数字的清单：

C 70 10 718

C 48 95 836

C 76 70 781

C 23 11 570

C 31 43 695

C 76 17 459

C 95 01 647

C 91 88 219

C 79 23 061

C 05 83 529

下面是两个人的签名：弗里奇，基希。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呢？是电码还是密码？都不是。原

来，它们是捷克谍报局，精心记录下来的从“姑母”渠道寄给F·M的一些面值100马克的钞票号码。

寄给F·M的信件是由被称为“姑母”的人带到德国去的。“姑母”自然是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她是谁呢？三十年以后，人们才了解了他的底细。

“‘姑母’是我们谍报局易北河畔乌斯季谍报机构的战时化名。”当时在谍报局工作的阿洛伊斯·法兰克上校回忆说，“这个机构有三位军官，我还记得起其中两人的名字：诺沃提尼和法莱克。”

那么，“姑母”是否隶属于易北河畔乌斯季谍报中心呢？曾在谍报局供职的另一个成员法兰基歇克·弗里奇有不同的说法，他说：

“不，我记得‘姑母’是在利贝雷茨。”

最后，法莱克上校证实“姑母”确实在利贝雷茨。而它的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易北河畔乌斯季。

布拉格通过“姑母”传送到德国的信件并不是每次都令F·M称心如意。他在2月28日从温伯尔克发给施迈克先生的信中写道：“惠书超重，请贴24芬尼的邮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这封颇有些责难味道的信中，F·M却同时做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原则上同意与捷方进行一次个人会晤。当然不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在德国，在某条公路上，或在某一行政部门的办公室里。他还提出见面日期最好不安排在3月12日至21日期间。F·M在信中又一次强调要慎之又慎。他说，他几乎要中断同捷方的联系。因为德累斯顿间谍机构最近获得了捷克的一位谍报军官笔记本上的一页重要材料。上面详尽地记录着该军官与其它谍报人员的会晤情况，



以及一些谍报人员的姓名、化名，总之是本来不应落在敌方手里的东西。由此可以推断，德军谍报局的触角已经直接伸到了捷克国防部。F·M告诫说，“你们对国防部内部不要掉以轻心。”并随后告诉了他的新通讯地址：

中心火车站克姆尼茨冲锋队，R V 137，战时临时邮政信箱  
留局自取。

这封信使施迈克先生喜形于色。他立即回信，但说不打算去德国会晤，因为这种方案对谍报官员来说是太冒险了。谁也不能排除误入陷阱的可能性。上校提议在某个第三国会见R·V（F·M的新化名），并询问R·V能否接受？

R·V在1936年3月17日自圣卡特琳娜山发出的回信中表示同意施迈克先生的建议。他提出将会见时间确定在4月6日至10日之间，地点在瑞士、比利时或法国，由施迈克先生最后决定。他还提醒施迈克先生不要忘记寄给他必须的旅行费用。

这时候，一个女人突然登场……

R·V在信中写道：“我的同志希望参加我们之间即将进行的会见。她是捷克人，一位德国军官的再婚妻子。她知道事情的始末，她可否参加会见？如不行，我只身前往。”

当时，这个陌生女人的出现，很使捷克军官们无所适从。施迈克先生又一次显得愁眉不展。

笔者在现存的几页已经发黄的纸上看到了几行只言片语的铅笔字，可能是为答复R·V而草拟的一份提纲。大意是施迈克先生要告诉他，会面的条件是必须在1936年3月26日